



事了拂衣去，
深藏身与名。

俯仰一世

大漠  著



问世间情为何物，
直教人生死相许。

新华出版社

俯仰一世

大漠 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俯仰一世 / 大漠著.

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 2

ISBN 978-7-5166-3109-6

I. ①俯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2829 号

俯仰一世

作 者: 大 漠

责任编辑: 徐文贤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校对: 刘保利

封面设计: 安帛图文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41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109-6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重天
先西
肩絕
負干
鉤義
儘
裂劍
徹九



十六字令俠之大者
薛熙書
丙申



目 录

CONTENTS

楔子 /1

第一卷 匹夫当有责 /3

- 第一章 武当传人 /4
- 第二章 英雄救美 /17
- 第三章 汉奸授首 /29
- 第四章 雨夜迷踪 /43
- 第五章 宝图现世 /55
- 第六章 荒郊血战 /66
- 第七章 同门师兄 /78

第二卷 乱世未了情 /91

- 第八章 雷峰塔倒 /92
- 第九章 初到上海 /104
- 第十章 乱世佳人 /116
- 第十一章 督军之子 /129
- 第十二章 陌上花开 /141
- 第十三章 静安古寺 /153
- 第十四章 情侣陌路 /165
- 第十五章 杜鹃泣血 /178
- 第十六章 倾城一曲 /190
- 第十七章 第四大亨 /203

第三卷 往事已千年 /217

第十八章 掘盗帝陵 /218

第十九章 有眼无珠 /230

第二十章 兰亭集序 /241

第二十一章 家破人亡 /253

第二十二章 江南高僧 /266

第四卷 古墓埋英魂 /279

第二十三章 古都长安 /280

第二十四章 身世谜团 /292

第二十五章 破解地图 /304

第二十六章 探寻古墓 /317

第二十七章 千钧一发 /330

第二十八章 机关重重 /342

第二十九章 激战日寇 /355

第三十章 舍生取义 /368

尾声 /379

楔子

“来人！快来人啊！皇上又吐血了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！小陈子，快去传太医来！小魏子，你去请太子殿下、长孙大人、褚大人！”大太监余公公一边高声指挥，一边焦急地在殿中踱步。

龙床上躺着的人是贞观天子李世民，此时的他已是迟暮之年，不复当年称雄天下的英姿。

当下是大唐贞观二十三年五月，自从开春以来，李世民就渐感身体沉重，便命太子李治监国，自己到终南山上来修养。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非但没有痊愈，龙体反而渐入膏肓。

此刻的李世民，捂着胸口咳了很久，侧身吃力地吐出一大口血。太监赶紧去传太医，太医还没赶到，李世民就陷入了昏迷之中。

太医匆匆赶来，急忙为皇帝把脉。

余公公见李世民进气多出气少，眼看命将不久，太子和朝中重臣又都不在身边，急得他手足无措，像热锅上的蚂蚁般团团转。

须臾，太子李治、赵国公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三人匆匆赶到殿外。余公公见此三人终于到来，如释重负，连忙上前拜见。

李治焦急地问：“余公公，父皇龙体如何？”

余公公哭道：“禀太子殿下！太医说皇上已是灯枯油尽了。现在皇上深陷昏迷，就算是用参汤吊一吊，也只能清醒片刻。可这参汤也不过是饮鸩止渴，皇上他……已无药可救了……”

三人顾不得伤心，忙聚在一起商议起来。

片刻后，长孙无忌果断地说：“余公公，皇上乃是一代英主，对自己的生死早已看透。我跟随皇上多年，明白他的心意。此刻皇上绝不愿自己在昏迷中逝去，你命太医赶紧准备参汤吧！”

太医喂李世民喝下参汤之后，又用金针刺穴，半晌，他才悠悠醒来。

李世民自知命将不久，当下的清醒也不过是回光返照，叹了口气，命人把李治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传进了殿中。

他挣扎着半撑起身子，余公公赶紧上来搀扶，小太监将枕头垫在李世民身后。李世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有气无力地抬起头，虚弱地对跪在面前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说：“两位爱卿，你们辅佐朕多年，忠贞不贰。昔日汉武帝寄命于霍光，刘备托孤于诸葛亮，如今朕之后事，就要交给二位了。太子仁孝，你们是了解的。朕归天之后，你们要用心辅佐他，保我大唐江山社稷长盛不衰！”

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泪流满面，以头触地，答道：“臣等万死难报陛下厚恩，必然尽心尽力辅佐太子殿下，请陛下放心！”

李世民再次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力气直起身子，对太子李治说：“治儿，有你舅舅和褚遂良在，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。以后你要虚心纳谏、勤于政务，做个好皇帝！”此刻的李治，站在床前，早已泣不成声，握住父皇的手，点头如啄米。

李世民握着李治的手，目光慈祥，忽而眼光一闪，指向枕边的一个盒子说：“治儿，朕这一生最喜书法，至死难舍。里面是我平生最爱之物，就把它陪葬在朕的棺中吧！切记！”

李世民安排完后事，心中再无牵挂，便挥手让众人退下，想一个人静静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。

思及一生，无数的戎马征战、恩怨情仇、君臣争斗，在李世民脑海中飞闪而过。纵然建立了千古功勋、江山霸业，到头来还是一抔黄土。

纷纷世事无穷尽，天数茫茫不可逃。李世民生长叹一声，缓缓地闭上了双眼。

弥留之际，他仿佛看到了二十九岁的自己，骑着骏马急驰在玄武门之外，一箭射中李建成。

李世民心中倏然一痛，高呼：“父皇！大哥！三弟！我来了！”随后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。

大唐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，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于终南山翠微宫的含风殿，享年五十二岁。

第一卷 匹夫当有责

第一章 武当传人

生逢乱世寇横行，仗剑行侠荡不平。
骤遇天机无反顾，难舍乱世未了情。
关中往事传千载，宿命纠葛系兰亭。
九死一生终护宝，俯仰无愧祖先名。

在西安城郊的终南山脚下，出现了一小队人马，他们手持地图、长刀开路，披荆斩棘向深山中前行。

这一队人马走走歇歇，二十里山路用了一整天时间，才到达目的地。

只见其中一名雍容中年男子指着眼前的一口池塘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就是这里了，地图上有这个水池，古墓的入口应该就在附近。”

水池的直径只有不到百米，于是众人散开，围着水池分头寻找了一番，却没有任何发现。

这雍容男子拿着地图，皱起了眉头：“奇怪，毛翠峰教授在这水池上画了一个圈，说明古墓入口应该就是这里。当初建造古墓的时候，温家也一定会挑选一个参照物的，免得岁月变迁无法找寻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”

队伍里唯一的女子听到他的话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忙问：“爸爸！这古墓从建造到如今，已经有一千多年了，这个水池能够历经千年不枯竭不变迁？”

雍容男子笑道：“我也这样想过，不过毛教授曾经到过这里，是他发现的这个水池，还发现了水池底部的泉眼儿。泉水的涌出量不大，综合降水量刚好与蒸发损耗相差不多。毛教授也曾在古书中看到过这个水池，所以千年之前的参照物，应该就是它。”

那女子有些焦灼：“爸爸，这水池如此之小，大家已经绕着它找了一圈，也没有发现古墓的入口啊！”

雍容男子答道：“毛教授说，那幅古图不是按比例所画，所以他也无法确定具体的位置，但一定在方圆一公里之内。”

一名面容清秀的男子开口安抚那女子：“思思，你别急，让我再好好看看原图！”说完，他从怀中拿出两张图，仔细研究起来。

只见这两张图，一张上面写着“温氏之墓”，一张写着“兰亭序真迹藏身之处”，

上面各画着详细的地图。两幅地图这男子早已看过无数遍，此时他还是毫无头绪，只能翻来覆去地看。

那女子等得不耐烦，便说：“安子哥，把地图给我看一看。”

那女子一手接过一张地图，未及细看，先“咦”了一声，然后两手捏了捏，又掂了掂两张地图，好奇地说：“这两张图一样大，为什么却一张重一张轻？”

一位年纪稍大的老年男子听了，走过来拿起两幅地图仔细掂量了一下。随即他脸色凝重，对雍容男子说：“龙爷，看来这地图另有玄机！地图中间有夹层！”

这老人从腰包里拿了一把小刀，手握那份重了一点的地图，沿着边缘轻轻割开了一条缝隙，果然发现了一个夹层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夹层切开了一寸宽的口，然后又从百宝囊般的腰包里拿出一把镊子，轻轻探进了夹层。

一行人神色紧张，目光黏着在那张地图上，只见清癯男子缓缓抽出镊子，夹出了一块儿薄如蚕翼的白纱，交给了为首的雍容男子。

雍容男子将白纱铺平，上面的字竟然全是小篆。那年轻女子凑过来，轻声读道：“背依池畔巨石，月圆之夜亥时三刻，面向圆月，前行二百步，左行百五十步，复向身影方向三十步，即为入口。”

清癯男子听罢，抬头观天，掐指一算，幽幽说道：“今天正是月圆之夜！真是天赐良机！亥时未到，我们先去寻那巨石！”

突然，空旷的山谷里发出一声巨响，这行人一惊，忙转头向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。

这行人到底是什么人？

他们到底在找什么？

这千年的古墓中到底藏着什么？

还是让我们从头道来！

1

时间化作疾风，挟裹硝烟和黄沙，吹破历史的天空。

1937年7月7日的那场事变，化作永恒的亮剑，留给后世记忆中无可磨灭的浮雕。

这夜，北平南郊卢沟桥附近，日本华北驻屯军某部一片喧嚣，大队长清水节郎正在率军进行演习。

对面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，也正通过观察哨严密地关注着日军的动向。宛平城指挥部内，驻守卢沟桥的是国民党第29军37师219团团团长吉星文，此刻他正眉头紧锁。

“老金，日本人最近天天在咱们爷们的眼皮子底下搞演习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！这都快半夜了，他们还在折腾，我总觉得今天会有什么事。你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，千万别让日本人钻了空子！”

坐在吉星文对面的，是219团三营营长金振中。金振中是个黑黝黝的河南汉子，今年三十四岁，比团长吉星文还大五岁，他所辖的三营是个加强营，共1400名官兵，是驻守卢沟桥的主力。

金振中听完吉星文的话，使劲点了点头。他理解吉星文的不安。吉星文是吉鸿昌的侄子，少年时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，当兵报效祖国。1922年就随吉鸿昌参加西北军，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立下战功，升至团长。以吉星文的作战经验，判断敌军动向十之八九不会错。

此时，正是二十世纪初期。经历了被称为新旧世界的分水岭的十九世纪，旧世界仿佛过眼云烟，淹没在大航海时代消散的浪花中，渐渐远去；新世界如同迅雷闪电，正乘着工业革命造就的蒸汽机车，呼啸而至。

当年慈禧太后为了自己享乐，以举国之力造颐和园，甚至挪用海军军费，以致甲午战败。后来又经过八国联军的祸害，大清王朝终于走到尽头，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。从甲午战争到如今，经过四十年的蚕食鲸吞，日本已经霸占了中国的台湾、东北等部分领土，但狼子野心岂能满足，它妄图彻底吞并中国。

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，吉星文和金振中，站在了卢沟桥的地理节点上。卢沟桥是从西南进入北京城的必经之道，谁控制了卢沟桥，就扼住了平汉、平津、平绥三大铁路线交会点，扼住了北平西南咽喉要道，所以卢沟桥战略地位至关重要。

吉星文和金振中，在夏日里萧瑟的夜风中，在对面日军军营喧嚣的演习声中，陷入了沉思。

突然，通信兵打破了寂静：

“报告团长！报告营长！日军称演习场传来枪声，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。他们怀疑是我军所为，要求立即入城搜查！日军已抵达城门，杨副营长正带领弟兄们阻挡！”

吉星文眉头紧皱，目光紧迫，金振中点点头，低声说：“还是来了！”二人迅即站起，大跨步向宛平城西门走去。

刚走出宛平城西门，就看到了三营副营长杨庆山，他正率领三营士兵在卢沟桥头与日军对峙。

吉星文尚未近前，日军大队长清水节郎就冲身边的胖翻译大声叫嚣。

他话音刚落，胖翻译就扯着嗓子朝这边大喊：“吉团长！你的人开枪打伤了皇军的士兵，还把人劫走了！皇军要立刻进城搜查，否则后果自负！”

三营副营长杨庆山见吉星文等人到来，士气大振，迅速闪开一条道路，吉星文等人快步上前。

吉星文神情严峻，决绝对清水节郎说：“清水大队长，我的士兵没有命令决不会出城！你所说之事，绝不是我 219 团士兵所为。况且深夜入城搜查，扰民不安，不合常理。吉某守土有责，断然不能放你们进城，请回吧！”

胖翻译翻译完，清水节郎就皱起了眉头，摇着脑袋又呜呜哇哇了几句，便气哼哼地带着部队回了日方营地。在清水节郎调转马头之时，胖翻译还是恶狠狠地将他的话翻译了过来：“你们等着瞧！大日本皇军决不会放过你们！”

吉星文留下金振中，命其死守卢沟桥，他则迅速返回团部。向上级汇报后，他得到了确切的指令：“中日华北高层正在交涉此事，你部务必严阵以待。绝不许先开枪，若日军发起攻击，誓死抵抗，保护卢沟桥，坚守宛平城。”

第二天拂晓，日军突然对卢沟桥和宛平城一带发动炮击。

中国第 29 军司令官宋哲元命令前线官兵：“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，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，应与桥共存亡，不得后退。”

吉星文和金振中全力抵抗，依托宛平城，固守卢沟桥，誓与卢沟桥共存亡。

在接下来的二十余日里，吉星文率领 37 师官兵，击退日军多次进攻。日军见难以从卢沟桥突破我军防线，便玩起了“现地谈判”的阴谋。一方面想通过谈判施压，逼迫我方就范；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，争取时间调兵遣将。

1937 年 7 月 28 日，日军完成军力部署，对北平城发起总攻。

宋哲元见势不妙，当晚就撤离北平。第二天北平沦陷，一天之后，天津沦陷。自此，华北大地被日军占领，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。

2

1937 年 7 月 30 日，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，报童稚嫩的声音传入人们耳中：

“号外！号外！日军占领北平，第 29 军退守保定！”

、一个青年听后大惊，连忙叫住报童，递过钞票，接过报纸。

当青年看到阵亡军官名单中“第 219 团 37 师三营副营长杨庆山少校”时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这青年不是别人，正是杨庆山之子——杨志武。今年刚满 21 岁的杨志武，时下正在南京读书。自七七事变之后，杨志武每天都读报，关注着前线的事态。当从报纸上得知父亲杨庆山所在的第 219 团多次击退日军进攻，杨志武在为父亲自豪的同时，心中难免担忧不已。

虽说好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此刻的杨志武，手捧报纸站在街头，忍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，泪水涌出。昨天报上还说，北平城有西北军五虎之一的宋哲元将军带领第 29 军驻守，固若金汤，想不到仅仅一天就失守了。

杨志武满腔悲愤，半晌才想起迈开脚步，浑浑噩噩地向前走去。

突然，他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，一个横幅上写着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招兵报名处”。

杨志武站住了，他盯着条幅，紧咬下唇，直到满嘴都是咸腥的味道。

倏然，杨志武擦干眼泪，毅然向那群人走去，就从这一刻起，他决定继承父亲的遗志，投军报国。

七七事变，是日军全面侵华的标志，在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占了北平和天津后，日军开始盲目自信，叫嚣要“三个月内灭亡中国”。

1937 年 8 月，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反击，“淞沪会战”打响。淞沪会战耗时整整三个月，虽然最终我军战败，上海沦陷，但却彻底粉碎了日军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妄想。

接下来，日军又攻占了南京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南京大屠杀”。在随后的徐州会战中，中华儿女满心悲愤、拼死抗战，在台儿庄战役中，围歼日军一万余人，中国正面战场终于取得了对日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。

1938 年 6 月，日军出动 30 万兵力猛攻武汉，中国军队浴血奋战，毙伤日军 20 余万人，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。虽然日军最终攻占武汉。日军占领武汉后，湖北全省惶恐。

在湖北西部的均县，一对母子正在商议迁居之事。

这户人家只有母子二人，母亲姓金，儿子叫赵安。赵安今年二十岁，他本是孤儿，自幼被金氏收养，后随金氏从上海到均县定居。

当下，金氏有病在身，行动不便，她忧心忡忡：“安儿，鬼子来势汹汹，现

在已经攻下武汉，说不定明天就打到均县了。万一均县被鬼子占领，就算你会武功，咱娘俩也难在这乱世中自保，咱还是赶紧回老家西安吧！”

赵安听了母亲的话，皱起眉头，说：“母亲，您身体不好，自打去年到现在，您就一直咳嗽。现在上路，您肯定吃不消。鬼子也不一定会打过来，咱娘俩还是先留在这儿，等您养好了身子再走也不迟。”

金氏也皱起了眉头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成！我这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再说我本来就想回老家去看看，离开二十多年，都没回去过一趟。趁着我还没病倒，赶紧走！”

赵安还是摇头。

金氏见儿子不同意，心里着急，刚想张口说话，又咳嗽起来，用手帕捂了嘴，看到手帕上有血丝，怕儿子担心，悄悄地收起了手帕。

赵安一看母亲急得直咳嗽，担心金氏动气，只好勉强答应：“母亲！您别急！儿子听您的话还不行吗？咱们回西安，回西安就是了！”

金氏长出了口气，看着儿子，目光里都是慈祥，“那好，安儿，明儿你就上山跟师父告别，后天咱娘俩就上路。”

当晚，赵安睡不着，在院子里踱来踱去，看着母亲消瘦的身影在窗内晃动，心中不免难过。这些年，母亲孤身一人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成人，才四十几岁，两鬓已经斑白。眼见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赵安焦灼不安，真担心此次长途劳顿母亲吃不消。

赵安至今依然记得儿时自己第一眼看到母亲时，她那照人的光彩。母亲从路边抱起饥寒交迫的自己，就如同观音菩萨下凡一般，那一幕一直深深地刻在赵安的脑海中。

3

1922年，金氏带着赵安从上海来到均县，那时赵安四岁。金氏在乡下买了一个院子，母子二人就住了下来。

乡下没什么学校，好在金氏饱读诗书，就自己教赵安读书写字，给他讲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可惜赵安从小好动，对读书兴趣不大，特别贪玩。

赵安五岁时，一天，金氏让小赵安自己在屋内抄写文章，自己去厨房准备午饭。小赵安刚抄写到一半，院中蹿进来一只野兔。小赵安放下笔，跑到院中去抓兔子。

兔子蹦蹦跳跳往外逃，五岁的小赵安一路追，一直追到村边的树林里。兔子钻到林中就不见了，小赵安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。正在沮丧时，小赵安听到身后有声音，他以为是兔子，连忙开心地转身，不想却看见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，正吐着芯子游动。

小赵安认得蛇，不久前邻居家的孩子被毒蛇咬到，浑身浮肿死掉了。金氏还特意画了蛇的样子，指给小赵安看，告诉他看到毒蛇一定要赶紧躲开。

小赵安见蛇就在眼前，吓得跌坐在地，闭着眼睛大哭了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发现没动静，小赵安就偷偷睁开了眼睛，却发现毒蛇已经死了，蛇肚子还破了个洞，血淋淋地躺在他面前。更令赵安惊奇的是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道士正盯着他左瞅右看。

“小娃娃，伤到没有？”老道士问道。

小赵安摇摇头。

老道士撇撇嘴，拍拍身上的酒葫芦，说：“那还哭什么，毒蛇已经被我捏死了，连蛇胆都被我泡酒了！快回家吧，以后别再自己到这儿来了，这里的毒蛇专吃小娃娃！”

小赵安站起来，规规矩矩地向老道士鞠了一躬，说：“多谢道长！”话音刚落，小赵安腿一软，又坐倒在地。

老道士走上前，搭住小赵安的手腕，号了号脉，却皱起眉头自言自语起来：“没什么事，就是受了点惊吓嘛！咦！这孩子的脉搏……哈哈！”

老道士边说边在小赵安身上捏起来，捏过小赵安身上的几处关节，老道士大喜过望，嚷嚷起来：“哈哈！难得！难得啊！小娃娃，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家！”

小赵安回头张望，指着远处的村子说：“我家就在那边的村子里。哎呀！我怎么跑出来这么远，娘一定会生气的！”

老道士抱过赵安，说道：“哈哈，来，坐在我肩膀上，很快就到家了。”说完，将赵安放在肩上，使出轻功飞奔起来。

小赵安坐在老道士肩上，看两旁的树木飞快掠过，眨眼就到了村边，心中煞是惊讶。正要问老道士怎么会飞，却看到金氏正一脸焦急地往村外走来，他连忙喊道：“母亲，母亲，我回来啦！”说完，他从老道士肩膀溜下，跑到金氏身旁。

金氏焦灼万分，见到小赵安才算松了一口气，忙把儿子搂在怀中，紧张地问：“安儿，你去哪了？吓死我了，前几天村里才有孩子被蛇咬死，你以后再不许跑

出村子了！”

小赵安在母亲怀里扭过头来，冲老道士吐了吐舌头，老道士也冲小赵安吐了吐舌头。

金氏看到这一幕，有些疑惑。老道士笑呵呵地解释：“这娃娃确实差点被毒蛇咬到，正好我老人家下山采药，经过那里，听到这娃娃的哭声，把他救了下来。”

金氏一听，心中大骇，抱着儿子左看右看，看小赵安毫发无损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，连忙把老道士请进院中。

进入院中，金氏请老道士落座，奉上了茶，恳切地说：“多谢道长相救之恩！我和小儿相依为命，倘若小儿被毒蛇咬伤、咬死，我必痛不欲生。小儿幸得道长相救，我这里谢过道长。”说完，金氏便弯下腰，给老道鞠躬致谢。

老道士起身扶住金氏，说道：“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倒是这娃娃好动贪玩、性子活泼，日后怕也难管，不如教他一些防身的本领，以后再遇凶险，也有逃脱之术。”

金氏起身，点头说道：“道长说得有理，这乱世之中，倘能学得一些防身的本领，自是好事，可这荒郊僻岭，去哪儿能学得防身之术呢？”

老道士嘿嘿一笑，立刻挺直腰板，拍拍胸脯，一脸骄傲地说：“我老人家就是武当派的传人，武当掌门还是我的师侄呢！你儿子根骨不错，是个学武的好苗子。本来我老人家不想再收弟子了，不过这娃娃跟我有缘，我老人家就辛苦一下，收他为徒吧！”说完，老道士手抚胡须自顾自地摆起了架子，等着金氏和赵安过来道谢拜师。

4

均县原名武当县，大名鼎鼎的武当山就在均县，所以金氏对老道士说自己是武当派的传人并不怀疑，附近的道士，十个里有九个都是武当派的。不过金氏看老道士邋里邋遢，孩子气十足，倒还真难相信他是武当掌门的前辈高人。

金氏轻身探问：“道长，你真是当今武当掌门的师叔吗？那你的道号是……”老道士听到这儿，脸上一红，尴尬起来，支吾地说：“这个嘛……哎，我很少参与派中事务，道号多年不用了，现在，他们都叫我疯道人……不过我可真的是掌门师叔，如假包换！不信你看！”

说着，老道士一脚将院中的石墩踢了起来，只见石墩腾空而起，飞出数米才